

「私家秘藏」

今日再现」

中国 秘本 小说 大系



中国秘本小说大系

林 鲤 主编

欢喜冤家

中国戏剧出版社

欢喜冤家

[明] 西湖渔隐主人 撰

林鲤 主编

目 录

原 序	(1)
第 一 回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	(1)
第 二 回 吴千里两世谐佳丽	(21)
第 三 回 李月仙割爱救亲夫	(38)
第 四 回 香菜根乔装奸命妇	(63)
第 五 回 日宜园九月牡丹开	(78)
第 六 回 伴花楼一时痴笑耍	(98)
第 七 回 陈之美巧计骗多娇	(111)
第 八 回 铁念三激怒诛淫妇	(123)
第 九 回 乖二官骗落美人局	(137)
第 十 回 许玄之赚出重囚牢	(161)
第 十 一 回 蔡玉奴避雨撞淫僧	(186)
第 十 二 回 汪监生贪财娶寡妇	(197)
第 十 三 回 两房妻暗中双错认	(206)
第 十 四 回 一宵缘约赴两情人	(217)

中国秘本小说大系

第十五回	马玉贞汲水遇情郎	(226)
第十六回	费人龙避难逢豪恶	(241)
第十七回	孔良宗负义薄东翁	(265)
第十八回	王有道疑心弃妻子	(290)
第十九回	木知日真托妻寄子	(308)
第二十回	杨玉京假恤孤怜寡	(321)
第二十一回	朱公子贪淫中毒计	(330)
第二十二回	黄焕之慕色受官刑	(342)
第二十三回	梦花生媚引凤鸾交	(354)
第二十四回	一枝梅空设鸳鸯计	(367)

原 序

喜谈天者，放志乎乾坤之表；作小说者，游心于风月之乡。庚辰春正遇闰，瑞雪连朝，慷当以慨，感有余情，遂起舞而言曰：“世俗俚词，偏入名贤之目；有怀倩笔，能舒幽怨之心。记载极博，诂是浮声。竹素游思，岂同捕影。演说二十四回以纪一年节序，名曰《欢喜冤家》。”

有客问曰：“既以欢喜，又称冤家，何欤？”予笑而应之曰：“人情以一字适合，片语投机，谊成刎颈，盟结金兰。一日三秋，恨相见之晚；倏时九转，识爱恋之新。甚至契协情孚，形于寤寐。欢喜无量，复何说哉。一旦情溢意满，猜忌旋生。和蔼顿消，怨气突起。弃掷前情，酿成积愤。逞凶烈性，遇煽而狂焰如颶。蓄毒虺心，恣意而冤成若雾。使受者不堪，而报者更甚。况积憾一发，决若川流，汹涌而不能遏也。张陈凶终，萧朱隙末，岂非冤乎！非欢喜不成冤家，非冤家不成欢喜。居今溯昔，大抵皆然。其间嬉笑怒骂，离合悲欢，庄列所不备，屈宋所未传。使慧者读之，可资谈柄。愚者读之，可涤腐肠。稚者读之，可知世情。壮者读之，可知变态。致趣无穷，足驾唐人杂说；诙谐有窍，不让晋士清谈。使蕙风发响，入松壑而弥清。流水成音，泻盘石而转韵。圣人不除郑卫之风，太史亦采谣咏之奏。公之世人，唤醒大梦。”

重九日，西湖渔隐题于山水邻

第一回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

世事从来不自由，
千般恩爱一时仇。
情人谁肯因情死，
先结冤家后聚头。

这四句诗，只为世人脱不得酒色财气这四件事，所以做出不好事来。且说个只好酒不好色的人。他生长在松江府华亭县八团内川沙地方。他父亲名叫花遇春，年将半百，单生得此子，夫妻二人十分欢喜。长成六岁，上学攻书，取名花林。生得甚不聪明，苦了先生，费尽许多力气。读了三年，书史一句不曾记得。不想到了十岁外，同了几个学生朝夕玩耍。父亲虽严，那里曾怕；先生虽教，那里肯听。他父亲见他不像成器的了，想到这般顽子，不能成器，倒不如歇了学，待他长成时，与他些本钱，做些生意也罢。因此送了先生些束修，竟不读书了。后来一发拘束不定了。他母亲与丈夫商议道：“孩儿不肖，年已长成。终日闲游，不能转头。不若娶一房媳妇与他，或者拘留得住。那时劝他务些生业，也未可知。”遇春道：“我心正欲如此，事不宜迟。”即时就去寻了媒婆。那媒婆肚里都有单帐的。却说：“几家女子，曰某家某家可好么？”遇春听了道：“这几家倒也都使得，但不知谁是姻缘，须当对神卜问，吉者便成。”别了媒婆，竟投卜肆。占得徐家女子倒是姻缘，余非吉兆。“也罢，用了徐家。”又见媒

人，央他去说。原来此女幼年父母俱亡，并无亲族，倒在姑娘家里养成。姑夫又死了，人嫌他无娘教训的女儿，故此十八岁尚未有人来定。恰好媒人去说。这徐氏姑娘又与他相隔不远，向来晓得花家事情。有田地房屋的人家，但不知儿子近日如何。自古媒人口，无量斗，未免赞助些好话起来。那徐氏信了，即时出了八字。因此花家选日成亲。少不得备成六礼，迎娶过门，请集诸亲，拜堂合卺。掀起方中花扇，诸人俱看新娘生得如何。但见：

秋水盈盈两眼，春山淡淡双蛾。金莲小巧袜凌波，嫩脸风弹得破。唇似樱桃红绽，乌丝巧挽云螺。皆疑月殿坠嫦娥，只少天香玉兔。

诸人一见，果然生得美貌，无不十分称好。一夜花烛酒筵，天明方散。未免三朝满月，整治酒席。这也不题。

好笑这花林，娶了这般一个花枝般的浑家，尚兀自疏云懒雨，竟不合偏向乡里着脚。过了几时，仍向街坊上结交了一个不才肖的单身光棍。姓李名二白，年纪有三十岁了，专一好赌钱烂饮，诱人家儿子，哄他钱钞使用。这花林又着他哄骗了。回家将妻子的衣饰暗地偷去花费。不想他妻子一日寻起衣饰，没了许多，明知丈夫偷去花费了。禀明了公婆。还存得几件衣物，送与婆婆藏了。公婆二人闻知，好生气恼，恨成一病，两口恹恹，俱上床了。个好媳妇，早晚殷勤服侍，并无怨心。央邻请医，服药调治，那里医得好。这花林犹如陌路一般，又去要妻子的衣饰。见没得与他，几次发起酒疯，把妻儿惊得半死。

且说李二白见花林的物件没了，甚是冷淡。他便又去寻一个书生，姓任名龙，年纪未上二十，他父亲在日，是个三考出身，后来做了一任典史，趁得千金。不期父母亡过，止存老母、童仆在家。妻子虽定，尚未成亲。故此自己往城外攻书。曾与李二白在亲戚家中会酒，有一面之交。一日，途中不期而遇，叙了寒

温。恰好又遇着花林，各叙名姓。李二白一把扯了两个，竟至酒楼上做一个薄薄东道，请着任龙，席上猜三道五，甜言蜜语，十分着意。这任龙是个小官心性，一时间又上了他的钩子。次日就拉了花李二人酒肆答席。三人契同道合，竟不去念着之乎者也了，终日思饮索食。这花林又是个好酒之徒，故终日亲近了这酒肉弟兄，竟不想着柴米夫妻。他父母一日重一日，那里医治得好，遇春一命呜呼。花林又不在家，央了邻家，四处寻觅，方得回来。未见哭了几声。三朝头七，这倒亏了任李二人相帮。入棺出殡，治丧料理。不料母亲病重，相继而亡。自然又忙了一番，方才清静。余剩得些衣衫首饰，妻子又难收管，尽将去买酒吃食，使费起来。这番没了父母，竟在家中和哄了。那李二白生出主意道：“我们虽异姓骨肉，必要患难相扶。须结拜为弟兄，庶可齐心协力。我年纪痴长，叨做长兄。花弟居二，任弟居三。你二位意下如何？”二人同声道：“正该如此。”三个吃了些香灰酒，从此穿房人户。李二唤徐氏叫二娘，任三叫二娘做二嫂，与同胞兄弟一般儿亲热。这李二见花二娘生得美貌，十分爱慕。每席间将眼角传情，花二娘并不理睬他。丈夫虽然不在行，也看不得这村人上眼。任三官青年俊雅，举止风流。二娘十分有意，常将笑脸迎他。任三官虽然晓得，极慕二娘标致。只因花二气性太刚，倘有些风声，反为不妙，所以欲而不敢。

一日，花二在家，买了一些酒肴，着妻子厨下安排。自己同李、任在外厢吃酒。谈话中间，酒觉寒了。任三道：“酒冷了，我去暖了拿来。”即便收了冷酒，竟至厨下取酒来暖。不想花二娘私房吃了几杯酒，那脸儿如雪映红梅，坐在灶下炊火煮鱼。三官要取火暖酒，见二娘坐在灶下，便叫：“二嫂，你可放开些，待我来取一火儿。”花二娘心儿里有些带邪的了，听着这话，佯疑起来，带着笑骂道：“小油花什么说话，来讨我便宜么？”任三

官暗想道：“这话无心说的，倒想邪了。”便把二娘看一看，见他微微笑眼，脸带微红，一时间欲火起了，大着胆，带着笑，将身捱到凳上同坐。二娘把身子一让，被三官并坐了。任三便将双手去捧过脸来，二娘微微而笑，便回身搂抱，亲了一下。任三道：“自从一见，想你到今。不料你这般有趣的。怎生与你得一会，便死甘心。”二娘道：“何难，你既有心，可出去将二哥灌得大醉，你同李二同去，我打发开二哥睡了，你傍晚再来，遂你之心。可么？”三官道：“多感美情，只要开门等我，万万不可失信。”二娘微笑点首，连忙把冷酒换了一壶热的，并煮鱼拿到外厢，一齐又吃。三官有心，将大碗酒把花二灌得东倒西歪。天色将晚，李二道：“三官去罢。”三官故意相帮，收拾碗盏进内，与二娘又叮嘱一番，方出来与李二同去。二娘扶了花二上楼，与他脱衣睡倒。二娘重下楼，收拾已毕，出去掩上大门。恰好任三又到，二娘遂拴上门道：“可轻走些。”扯了任三的手，走到内轩道：“你坐在此，待我上楼看他一看便来。”任三道：“何必又去。”一手搂住二娘推在凳上，两下云雨起来。任三官比花二大不相同，一来标致，二来知趣。二娘十分得趣。

花二娘从做亲已来，不知道这般有趣。二娘道：“我不想此事这般有趣，今朝方尝得这般滋味。但愿常常聚首方好。只是可奈李二这厮，每每把眼调情，我不理他。不可将今番事泄漏些风声与他。那时花二得知了，你我俱活不成的。”三官道：“蒙亲嫂不弃，感恩无地，我怎肯卖俏行奸，天地亦难容我。”二娘道：“但不知几时又得聚会？”任三道：“自古郎如有心，那怕山高水深。”二娘道：“今夜与你同眠方可，料亦不能。夜已将深，不如且别，再图后会罢。”任三道：“既如此，再与你好一会儿去。”正待再整鸾佩，不想花二睡醒，叫二娘拿茶。二人吃了一惊。忙

回道：“我拿来了。”悄悄送着三官出去。拴好大门，送茶与花二吃了。花二道：“你怎么还不来睡？”二娘回道：“收拾方完，如今睡也。”

闲话休题。次早花二又去寻着李二同觅任三官。恰好任三官在家，便随口儿说：“昨晚有一表亲，京中初回，今日老母着我去望他。想转得来时，天色必晚了。闻知今日海边，有一班妓女上台扮戏，可惜不得工夫去看。”花二道：“李二哥，三官望亲。我与你去看戏如何？”李二道：“倘然没戏，空走这多路途何苦！”花二道：“我有一个旧亲，住在海边，若无戏看，酒是有得吃的。去去何妨。”李二听见说个酒字，道：“既如此，早早别了罢。”三人一哄而散。

不说花李二人被任三哄去，且说三官又到家中，取了些银子，着一小厮唤名文助随了，买办些酒食，拿到花家门首。着小厮认了花家门径，着他先去，不可说与奶奶知道。自己叩门而入。见了二娘笑道：“他二人方才被我哄到海边去了，一来往有三十余里路程。到得家中，天已暗了。我今备得些酒果在此，且与你盘桓一日。”二娘道：“如此极好。”把门掩上。三官炊火，二娘当厨。不时间都已完备。二娘道：“我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倘你哥哥一时回家来，也未可知。若被遇见，如何是好？向日公婆后边建有卧室一间，终日关闭到今日，且是僻静清洁。我想起来，到那里饮酒欢会，料他即回，也不知道。你道好么？”任三听说，欢喜之极。即时往后边。开门一看，里边床帐桌椅，件件端正，打扫得且是洁静。壁上有诗一首道：

轩居容膝足盘桓，

斗室其如地位宽。

壶里有天通碧汉，

世间无地隔尘寰。
谁人得似陶元亮，
我辈终惭管幼安。
心境坦然无窒碍，
座中只好着蒲团。

看罢，即将酒肴果品摆下。两人并肩而坐。你一杯，我一盏，欢容笑口，媚眼调情。自古道：“花为茶博士，酒是色媒人。”调得火滚，搂坐一堆，就要床上取乐起来。这一番与昨晚不同。

两人欢乐之极。满心足意而罢。整着残肴，欢饮一番。二娘道：“乐不可极。如今天已未牌了。你且回去，后会不难了。”三官道：“有理。只要你我同心，管取天长地久。”言罢作别，竟自出门去了。

不移时，花二已回。二娘暗暗道：“早是有些主意。若迟一步，定然撞见了。”自此任三官便不与花李二人日日相共了，张着空儿便与二娘偷乐。若花二不时归家，他便躲入后房避了。故此两不撞见。只是李二又少了一个大老官，甚是没兴，常常撞到花家里来寻花二。

一日，花二不在家。门不掩上的，便撞入内轩。问道：“二哥可在家么？”二娘在内道：“不在。”李二听了这娇滴滴之声音，淫心萌动。常有此心，奈花二碍眼。今听得不在家中，便走进里面道：“二娘见礼了。”二娘答礼道：“伯伯外边请坐。”李二笑道，“二娘，向时兄弟在家，我倒常在里边坐着。幸得今日兄弟不在，怎生到打发外边去坐！二娘，你这般一个标致人儿，怎生说出这般不知趣的话来！”二娘正着色道：“伯伯差了，我男人不在，理当外坐，怎生倒胡说起来！”李二动了心火，大胆跑过去

要揍，早被二娘一闪，倒往外边跑了出来，一张脸红涨了大怒。恰好花二撞回，看见二娘面有怒色，忙问道：“你为何着恼？”二娘尚未回答，李二听见说话，闯将出来。花二一见，满肚皮疑心起来。二娘走了进去。花二问道：“李二哥，为着甚事，二娘着恼？”李二道：“我因乏兴，寻你走走。来问二娘，二娘说你不在。我疑二娘哄我，故意假说。因此到里面望一望，不想二娘嗔我，故此着恼。”花二是个耳软的直人，竟不疑着甚的，也不去问妻子，便对李二道：“二哥，妇人家心性，不要责他。和你街上走一走去罢。”两人又去了，直到二更时分方回。二娘见他酒醉的了，欲待要说起，恐他性子发作，连累自身，不是要的，只得耐着不言。

到次早，见花二不问起来、不敢开口。李二从此不十分敢来寻花二了。花二也常常不在家，倒便宜了任三官。日间不须说起，至于花二更深不回，常伴二娘。便是花二回来，亦都醉的。二娘服侍去睡，也再不想寻起二娘作些勾当，故此二娘倒得与三官十分畅快。三官或在花家房里过夜，或接连三日五日不出门，与花二、李二竟自断绝了往来。李二心中好闷，想道：“花家妇人，不像个贞静的。少不得终有奸谋破绽，待我慢慢看着。若还有些破绽，定不饶他。”因此常常在花家前后探听。

恰好一日，远远望见任三走进花家而来，他连忙在对门裁缝店内看着。只见任三竟自推门进去了。有一个时辰，尚不见出来。李二连忙走到花家门首一望，不见些儿动静，把门扯了一扯。又是拴的。他便想道：“多分花二哥在家里，敢是留他吃酒，故此不出来了。”便把门敲上两下。只见二娘出来问道：“是那一个敲门？”李二道：“是我，来寻二哥讲话。”二娘答道：“不在家。”李二想道：“多分是妇人怪人，故意回的，不免说破他。”

便道：“既二哥不在家，三官怎么在里面这半日还不出来？”二娘道：“你见鬼了。任三官多时不到我家来了，谁见来的？”李二道：“我亲眼见他来的，你还说不在！”二娘怒道：“这等你进来寻！”便出来把门开了。李二想道：“古怪，难道我真见了鬼不成！岂有此理。”便大着步往里进，四周一看，并无踪影。他再也不想有后房的。便飞跑上楼去看。那有三官影儿。倒没趣了。飞走下楼阁往外就跑。被二娘千忘八，万奴才，骂得一个不住。

不期花二归家，见二娘骂人，问道：“你在此骂谁？”二娘道：“你相交的好友！甚么拈香！这狗才十分无礼，前番你不在家，他竟入内室调戏着我。我走了出来，恰好你回来。你亲眼见的。他今日又来戏我，我骂将起来，方才走去。这般恶兽，还要相交他怎的！”花二登时大怒起来，骂道：“这个人面兽心强盗，我前番却被他瞒了。你怎么不说！今日又这般可恶。杀这强盗，方消我恨。”竟上楼取了床头利刀，下楼赶去。二娘一把扯住，忙道：“不可太莽，若是你妻子失身与他，方才可杀。自古捉奸见双，你竟把他杀了，官司怎肯干休！以后与他绝了交便罢了。何苦如此。”花二的耳朵绵软的，被妻子一说，甚觉有理。想一想，撇下刀说：“便宜了他，幸喜我浑家不是这般人。若是不贞洁的，岂不被他拈辱，被人耻笑。”二娘背地里笑了一声，向厨下取了些酒菜道：“不用忙了，快来喝一杯儿去睡了罢。这样小人，容忍他些。”花二闷闷的吃了几杯竟自上楼睡了。

二娘又取些酒菜，往后房来，与任三吃。将李二之事，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说了一遍。道：“如何是好？”三官道：“我若如今出去，倘被他看见，倒不好了。我不如在此过夜，到明日早早梳洗，坐在外边，只说寻二哥说话，与他同出门去，方可无碍。”二娘道：“这话倒甚是有理。只是此番去，你且慢些来。李

二毕竟探听。倘有差池，怎生是好？”三官道：“我家有个小厮，名唤文助，认得你家的。我使他常来打听消息便了。”二娘道：“你明日拉了二哥到你家请他吃几杯酒儿。着文助斟酒，待他识熟了面，然后着他送些小意思与我们。如此假意相厚，方好常常往来。”三官道：“此计必须如此方可。”两人同吃些酒儿，未免做些风月事情，方上楼去。

次早，三官起来，早已梳洗。先把大门开了，坐在外厢。叫：“二哥在么？”二娘在内，假应一声，上楼说与丈夫知道：“任三叔寻你。想他许久不来，莫非李二央他来释非？切不可又去与那强盗来相交了。”花二连忙梳洗下楼，与任三施礼道：“三官为何一向少会？”三官道：“小弟因宗师发牌县考，一向学业荒疏，故此到馆中搬火，久失亲近。今日家中有一小事而回，特特来望兄。不知一向纳福么？”花二说：“托庇贤弟，你会见李二么？”任三道：“如今正要同兄去望他。”花二道：“不必说起这畜生。”将前件云云之事，一一说了一遍。三官假意怒道：“自古说得好，朋友妻，不可嘻。怎生下得这样心肠！既如此，我也不去望他了。明日小弟倘娶了弟妇，他未免也来轻薄。岂不闻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二哥，既然如此，也不必恼了。兄同小弟到家散闷如何？”

花二同了三官到家里，只见堂上有人说话。把眼一看，恰是一个说亲的媒人。与任三官配的亲，为女家催完亲事。等紧要过门。他母亲道：“又未择日，尚未催妆。须由我家料理停当，方可完姻。怎么女家反这般催促？”花二、任三听了，一齐笑着见礼。少不得整酒款待媒人，花二相陪。

三人直饮到红日西斜，别了任家出门。花二与媒人一路同行。花二便问道：“媒翁先生，为何女家十分上紧，是何主意？”